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六

詳校官修撰臣錢棻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降調編修臣倉聖脉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王宮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六

己卯周武王十有三年一月癸巳于征伐商告

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

序稱十一年書稱十三年程子謂必

有一誤而伏生大傳史記太初歷邵子皇極經世皆係之十一年大衍歷謂伐商之歲在武王十年則一與三字皆誤朱子謂秦誓稱十有三年大會于孟津洪範又云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蓋釋其因而訪之不應十一年克商居二年始訪之也則十三年為是廣漢張氏從之而經世紀年乃未及改每以為憾今從朱子係之十三年云朱子又曰一月以孔注推當是辛卯

朔二日壬辰
三日癸巳

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越翼日癸巳王朝步自
周于征伐商告于皇天后土所過名山大川曰惟有道
魯孫周王發將有大正于商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
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予小子既獲仁人敢
祇承上帝以遏亂略華夏蠻貊罔不率俾惟爾有神尚
克相予以濟兆民無作神羞○逸周書曰周公正三統
之義作周月維一月既南至昏昴畢見日短極基踐長

微陽動于黃泉陰降慘于萬物是月斗柄建子始昏北
指陽氣虧草木不萌蕩日月俱起于牽牛之初右回而
行月周天起一次而與日合宿日行月一次而周天歷
舍于十有二辰終則復始是謂日月權輿周正歲道數
起于時一而成于十次一為首其義則然凡四時成歲
有春夏秋冬各有孟仲季以十有二月中氣以著時應
春三月中氣雨水春分穀雨夏三月中氣小滿夏至大
暑秋三月中氣處暑秋分霜降冬三月中氣小雪冬至

大寒閏無中氣斗指兩辰之間萬物春生夏長秋收冬藏天地之正四時之極不易之道夏數得天百王所同其在商湯用師于夏除民之灾順天革命改正朔變服殊號一文一質示不相沿以建丑為正易民之眡若天時大變亦一代之事亦越我周王致伐于商改正異械以垂三統至於敬授民時巡狩烝享猶自夏焉是謂周月以紀于政也

朱子曰周月解雖出近世偽作然其所論亦會集經傳之大無悖理者今存之

大會于孟津

秦誓上篇曰惟十有三年春大會于孟津王曰嗟我友

邦豕君越我御事庶士明聽誓

王曰者多謂史官追稱武王正名討伐則稱王

舉兵亦為合義不必拘追稱之說也詳見湯誓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

靈亶聰明作元后元后作民父母

此章明為君之道

今商王受

弗敬上天降灾下民沈湎冒色敢行暴虐罪人以族官

人以世惟宮室臺榭陂池侈服以殘害于爾萬姓焚炙

忠良剝剔孕婦

外紀云紂剖比干妻以視其胎未如何據此章明紂失為君之道

皇天

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大勳未集肆予小子發以爾

友邦冢君觀政于商

以爾猶云與爾也此章明紂為天所怒首命文王伐之文王未忍卒

伐至武王又未忍遽伐

惟受罔有悛心乃夷居弗事上帝神祇遺

厥先宗廟弗祀犧牲粢盛既于凶盜乃曰吾有民有命

罔懲其侮

此章明周未忍遽伐以觀其悔而紂愈恣慢卒不改也或問紂若能遷善改過則武王何

以處之朱子曰武王自別從那一邊做事橫渠云商之中世已棄西方之地不顧所以戎狄復進太王遷岐然岐下亦本荒涼之地太王自立家基如此爾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師惟其

克相上帝寵綏四方有罪無罪予曷敢有越厥志

此章承上

言紂失為君之道故天命我以君師之責則夫當伐與否不敢違天以用其心所以卒伐也

同力度

德同德度義受有臣億萬惟億萬心予有臣三千惟一

心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

同力度德二句蓋古

者軍志之詞武王引之謂受黨雖多其實離心伐之固不必忌其衆况其罪既衆天命我誅之乎若不卒伐則我有違天之罪矣此又承上文有罪無罪敢越厥志之意予小子夙夜祇懼受命文

考類于上帝宜于冢土以爾有衆底天之罰

上文言弗承天誅紂

則罪惟鈞此所以夙夜敬懼而昭告神祇率衆致討也冢土社也古公遷岐乃立冢土意古者社主崇土為之若木則因其所自生後世以石為之則又非古義矣王制曰天子將出類于上帝又天子祭天地諸侯不得與也此云類于上帝則是出師之時即以天子之禮行矣而儒者猶謂稱王為追書是嫌聖人之事而文之也

天矜于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爾尚弼予一人永清四海時哉弗可失

此誓師之語以終承天為君之責

戊午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狗師而誓

秦誓中篇曰惟戊午王次于河朔羣后以師畢會王乃

狗師而誓

次止狗循而定之也戊午是一月二十八日

曰嗚呼西土有衆咸

聽朕言

蔡氏曰周都豐鎬其地在西從武王渡河者皆西方諸侯故曰西土有衆

我聞吉人

為善惟日不足凶人為不善亦惟日不足

惟日不足者常若不足也

吉人為善而自足則善心急而入於惡矣惡人為不善而亦自足則惡心消而可以為善矣惟其惟日不足所

以善惡終不可移也蓋古語武王引之以言商紂力行無度之意

今商王受力行無度

播棄犂老

犂當作犂

昵比罪人淫酗肆虐臣下化之朋家作

仇脅權相滅無辜顛天穢德彰聞

無度猶云不法也力行無度此所謂為不

善而日不足也其下所叙皆力行無度之事而被其虐者皆顛告於天呂氏曰為善至極則至治馨香為惡至

極則穢德彰聞

惟天惠民惟辟奉天有夏桀弗克若天流毒下

國天乃佑命成湯降黜夏命

因民籲天遂述天惠民君奉天之理惠愛也夏桀弗

克若天是不能順天惠民之意遂流毒下國故湯放桀言此以證之

惟受罪浮于桀剥喪

元良賊虐諫輔謂已有天命謂敬不足行謂祭無益謂

暴無傷厥監惟不遠在彼夏王

浮過之也喪去也古者去國為喪元良微子也

謂剝之使去其國也諫輔比干也此重述受之惡益以見惟日不足之意然前述其證驗此指其病源四謂字其病源所謂自暴者也罪既浮于桀則桀之取亡是其鑒矣 天其以予又民朕夢協

朕卜襲于休祥戎商必克受有億兆夷人離心離德予

有亂臣十人同心同德雖有周親不如仁人

襲會也言休祥之多

也治亂曰亂一云亂本作亂古治字也十人周公旦召公奭太公望畢公榮公太顛閎夭散宜生南宮适孔子曰有婦人焉九人而已謂邑姜治內也周至也二句諒亦古語夢卜休祥占天意有必克之理十臣同德占人事有必勝之理夫以紂罪之多武王伐之理所必勝而武王反覆計較彼已多寡以誓其師何也紂眾如林是

亦勅敵師徒不無懼衆之心故武王反覆曉之

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

百姓有過在予一人今朕必往

過責也漢書所謂責過是也蔡氏曰武王言天

之視聽皆自乎民今民皆有責于我謂我不正商罪以民心察天意則我之伐商斷在必往

我武惟

揚侵于之疆取彼凶殘我伐用張于湯有光

揚舉侵入也謂已渡

河入於紂之疆也賊義者謂之殘凶殘指紂及其黨也于湯有光謂弔民伐罪止商之亂亦湯之心乃所以為湯之光也武王伐其子孫而謂于湯有光前後聖人公天下為心於此可見

勗哉夫子罔或

無畏寧執非敵百姓懍懍若崩厥角嗚呼乃一德一心

立定厥功惟克永世

夫子指將士也前言必克之理又恐將士以忽心視之故曰罔或無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

卷六

六

畏寧執非敵謂寧持我非彼敵之心所謂先為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也百姓懍懍若崩厥角謂百姓皆已迎王師也孟子引此謂王曰無畏寧爾也非敵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百姓既已如此即當一德一心立定成功以保斯世於悠久也

己未王巡六師明誓衆士

泰誓下篇曰時厥明王乃大巡六師明誓衆士

六師武王之兵

也此武王自誓其衆士也王曰嗚呼我西土君子天有顯道厥類惟

彰

上天有至明之理其類應之分甚明蓋善惡率以類從好善則所為皆善之一類好惡則所為皆惡之一

類君子小人各以其類相從違而禍福亦各以類應之故下文明紂之不善即天下之惡皆一切為之遂為天

人所棄

今商王受狎侮五常荒怠弗敬自絕于天結怨于

民

紂於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典常所在皆玩狎而暴蔑之所以凡事皆荒廢怠惰而不敬故其所為皆

惡之一類所以自絕於天結怨於民也下文詳之

斲朝涉之脛剖賢人之心作

威殺戮毒痛四海崇信姦回放黜師保屏棄典刑囚奴

正士郊社不修宗廟不享作竒技淫巧以悅婦人

此皆狎侮

五常之實

上帝弗順祝降時喪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

罰

祝斷也已上皆叙其自絕于天之事

古人有言曰撫我則后虐我則讎

獨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讎樹德務滋除惡務本肆予

小子誕以爾衆士殄殲乃讎

此章承上結怨于民之語
滋者長養滋助之意務滋

則德不孤務本則刑
不濫二句亦古語

爾衆士其尚迪果毅以登乃辟功

多有厚賞不迪有顯戮

迪蹈也殺敵為果果敢為毅登
成也乃辟自謂也紂之惡固毒

痛四海然自其忌惡文王則所以施於周人者獨虐此
篇專誓周師故曰殄殲乃讎其怨深曰登乃辟其分尊
曰有顯戮其辭嚴
與上中二誓不同嗚呼惟我文考若日月之照臨光于

四方顯于西土惟我有周誕受多方

上文已述紂惡類
之彰此又以文王

為善一類其彰著
應效如此以形之

予克受非予武惟朕文考無罪受克

予非朕文考有罪惟予小子無良

一篇之內舉受與文
王善惡之類相形如

此則周之必勝紂之必亡亦必以類應矣然聖人之心不恃其必然之勢而常有臨事而懼之意故不獨上文誓師明立賞戮此亦自責惟恐無良致敗以墮文考之遺德也

履祥按漢初伏生之書無秦誓惟孔壁古文有之然孔傳終漢世未列學官其時有張霸偽書秦誓三篇行於世其書有白魚入舟火流王屋之事仲舒史遷嘗所信用至東漢王馬諸儒始覺其非東晉初古文尚書出而偽書始廢近世吳氏復疑秦誓三篇辭迫而傲不及湯誓其書晚出或非盡當時之本文愚按湯武之事均為應天順人而事勢不同湯當創業之初武承已盛之業湯舉事於天下望商之際而武王舉事於諸侯從周之餘鳴條之戰惟亳邑之衆而孟津之會合諸侯之師事勢不同繁簡宜異至若紂浮于桀周文于商其為古今之變固不待論然秦誓三篇雖或出於當時之潤色要皆武王之意今觀其書

上篇誓諸侯以下中篇誓諸侯之師下篇則誓周邦之衆士也上篇發明以君道為主首尾一意中篇首尾不同大意以天命為主下篇以善惡之類為主又開說天人之應其書明整決非後世所能附會武王之心光明正大豈必復效後世回互之語哉讀者知此當有見矣

二月癸亥陳于商郊甲子紂帥其旅會于牧野

朱子曰若前月小盡即庚申朔大盡即辛酉朔庚申朔即癸亥是四日辛酉朔即三日甲子或五日或四日漢志云既死霸越五日甲子即是六日或七日日辰不相應

牧誓曰時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

牧地名在朝歌南即今衛州治

之南也

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馬司空亞旅師

氏千夫長百夫長及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稱爾戈比

爾干立爾予予其誓

此臨戰之誓也先友邦諸侯次御事司徒司馬司空此周之三卿時

未備六卿也司徒主民掌率徒庶以從征役司馬主兵治軍旅之誓戒司空主土治壘壁以營軍亞次旅衆也亞者卿之貳大夫是也旅卿之屬士是也師氏以兵守王門王舉則從者也千夫長統千人之帥也百夫長一卒之正也庸濮在江漢之南左傳所謂庸與百濮伐楚者是也羌西羌蜀髳微皆巴蜀之國盧亦江漢之間左傳所謂盧戎彭今彭州或云庸乃今上庸未詳孰是蔡氏曰八國近周西都素所服役乃受約束以戰者蓋上文所言友邦冢君則泛指諸侯而誓者也戈戟干楯矛長戟也干楯所以扞敵言比則並列而密布也

王

曰古人有言曰牝雞無晨牝雞之晨惟家之索

索蕭索也此古

語引之以言紂嬖姐已以致亂亡之因

今商王受惟婦言是用昏棄厥肆

祀弗答昏棄厥遺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

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是以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

姓以姦宄于商邑

婦姐已也肆祀大祀也答報也史記作昏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語意

尤備遺王父母弟言王父母所遺諸孫蓋從弟也不迪以不道遇之也列女傳曰紂好酒淫樂不離姐已姐已所譽者貴之所憎者誅之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愆于

六步七步乃止齊焉夫子勗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

七伐乃止齊焉勛哉夫子

惟恭行天罰固不在於邀功亦不在於多殺愆過也不愆

六步七步而止齊焉戒其輕進也伐擊刺也不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而止齊焉戒其多殺也夫子勉哉反覆

言之致丁

寧之意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羆于商郊弗迓克

奔以役西土勛哉夫子

桓桓威武貌欲其如四獸之猛以戰于商郊也克奔能來降者

勿迎擊之以勞役西土之上也戒殺降也

爾所弗勛其于爾躬有戮

總茲三勛哉以

弗勛於斯三者則爾躬有戮以誓戒之也蔡氏曰此篇嚴肅而溫厚與湯誓誥相表裏真聖人之言也秦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盡出一人

之口豈獨此篇為全書乎

履祥按秦誓上篇誓諸侯而下中篇誓諸侯之師下篇自誓周邦之衆士貴賤等威之辨也牧野之誓將

戰之時也故自諸侯三卿大夫師卒之長夷狄之酋
豪而咸誓戒之然而尊卑內外之序則亦截然其不
可亂此之謂禮義之師也荀卿氏謂桓文之節制不
足以敵湯武之仁義然而湯武之仁義則有以該桓
文之節制吾於牧野之事見之矣又上篇誓諸侯中
篇誓諸侯之師故其誓止於永清四海時不可失立
定其功以克永世而已下篇自誓其衆士故登乃辟
殄乃讎則為周人言之不迪有顯戮皆自勅其士臣
之辭也非所以施於不期而會之諸侯也至於牧野
則商郊也歸市者耕耘者玄黃者簞食壺漿者必將
與聞之故言紂之惡而止言其積於家與施之商邑
者第將戰之時一人不謹易以敗事故上下均於誓
而爾所不勉其于爾躬有戮則
臨戰之法不可以貴賤異罰也

紂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紂反登鹿臺自燔死

王入商乃反商政

武成曰既戊午師逾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

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

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

漂杵之說孟子不信按史本作鹵說者謂楯其意謂

軍中有楯耳無杵也要之鹵是地發濕當是血流而地鹵濕耳作杵聲誤解作楯者尤非也

一戎衣

天下大定乃反商政由舊釋箕子囚封比干墓武商

容閭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大賚于四海而萬姓悅

服○史記曰紂聞武王來亦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

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以大卒馳紂師紂師雖衆皆無戰之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

其珠玉自燔于火而死

逸周書曰王紂衣天智玉琰五環身厚以自焚天智玉五在火

不銷武王持太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

諸侯諸侯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于郊武王使羣臣告商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遂入

至紂死所殺妲己

史記有至紂所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後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

懸太白之旗朱子謂未必如此今削之

已乃出復軍其明日除道修社及

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

蔡邕獨斷曰前驅有九旂雲罕

武王

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鉞以夾

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

南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康叔封布茲

徐廣

曰茲者藉席之名諸侯病曰負茲逸周書作傳禮註謂相禮也

召公奭贊承師尚父牽

牲尹佚筮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

祇不祀昏暴商邑百姓其章顯聞于天肆予小子再拜

稽首膺受大命革殷受天明命武王再拜稽首乃出上已

逸周書大 ○世紀曰商容與殷民觀周師之入見畢公
同小異

至殷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嚴乎將有
急色君子臨事而懼見太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
非也視其為人虎踞而鷹趾當敵將衆威怒自倍見利
即前不顧其後故君子臨衆果于進退見周公至民曰
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視其為人忻忻休休志在除賊
是非天子則周之相國也故聖人臨衆知之見武王至

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聖人為海內討惡見惡不怒

見善不喜顏色相副是以知之

鶚冠子曰商容拘○孔子曰商容賢人紂所貶

退處於私室

○書大傳曰武王與紂戰于牧之野紂之卒輻

分紂之車瓦裂紂之甲魚鱗下賀乎武王紂死武王皇

皇若天下之未定召太公而問曰入殷柰何

說苑曰將柰其士衆

何太公曰臣聞之也愛人者兼其屋上之烏不愛人者

及其茸餘

茸一作胥鄭氏曰茸餘里落之壁說苑作餘胥又二句咸劉厥敵靡使有餘

何如

武王曰不可召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有罪者殺無罪

者活咸劉厥敵毋使有餘烈

說苑無此二句

何如武王曰不可

周公趨而進曰臣聞之也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

私惟仁之親何如武王曠乎若天下之已定

說苑作武王曰大乎

天下矣大紀曰王問羣臣曰政將何施尚父曰殷民習於凶惡者宜戮以振德威召公曰有罪者誅之無罪者安之以示好惡周公曰宜使各安其居昭之以德化之以道王曰善哉親殷人如周視殷民如子遂入

殷封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發鉅橋之粟散鹿臺之財

歸項宮之女

史記曰命召公釋箕子之囚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間命南宮括散鹿臺之

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氓隸命南宮伯達史佚展九鼎寶玉命閔夭封比干之墓逸周書同而民知

方曰王之於仁人也死者封其墓況於生者乎王之於賢人也亡者表其閭況於在者乎王之於財也聚者散之況於復藉乎王之於色也在者歸其父母況於復徵乎○朱子曰文王之事紂惟知以臣事君而已不見其他茲其所以為至德也若謂三分天下紂尚有其一未忍輕去臣位以商之先王德澤未亡歷數未終紂惡未甚聖人若之何取之則是文王之事紂非其本心蓋有不得已耳若是則安得謂之至德哉至於武王之伐紂

觀政于商亦豈有取之之心而紂罔有悛心武王灼見天命人心之歸已也不得不順而應之故曰予弗順天厥罪惟鈞以此觀之足見武王之伐紂順乎天而應乎人無可疑矣此處有不容毫髮之差天理人欲王道霸術之所以分其端特在於此○又曰文武無伐紂之心而天與之人歸之其勢必誅紂而後已故有肅將天威大勳未集之語但紂罪未盈天命未絕故文王獨得以三分之二而服事紂若使文王未崩十二三年紂惡不

悛天命已絕則孟津之事文王亦豈得而辭哉以此見
文武之心未嘗不同皆無私意視天與人而已伊川先
生謂無觀兵之事非深見文武之心不能及此非為存
名教而發也若有心於存名教而於事實有所改易則
夫子之錄泰誓武成其不存名教甚矣近世有存名教
之說大為害事將聖人心迹都做兩截看了殊不知聖
人所行便是名教若所行如此而所教如彼則非所以
為聖人矣

封紂子武庚為殷侯使管叔蔡叔霍叔監殷

史記

曰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逸周書曰惟十有三祀王在管管叔蔡叔自作殷之監又曰武王既勝殷庶方不服者分師俘之侯來命伐靡集于陳辛巳至告以馘俘甲申百弁以虎賁誓命伐衛告以馘俘辛亥薦殷俘正殷鼎庚子陳本命伐磨百韋命伐宣方新荒命伐蜀乙巳陳本新荒蜀磨至告擒霍侯艾侯俘佚小臣四十有六百韋至告以擒宣方○履祥按逸周書武王之封諸弟蓋以次受封也先管叔蔡叔使監殷其後殷畿內諸侯不服者分師俘之甲申百弁俘衛而後以衛封康叔乙巳擒霍侯而後以霍封叔處故逸書史記皆先言管蔡監殷也然則孟子以管叔監殷為周公之過

夫以康叔之賢而不使監殷則武王周公不其過乎曰凡封于殷墟者皆監殷者也其後獨管蔡霍三人叛故止曰三監叛爾其實康叔亦監也故史記曰康叔爵命之時未至成人後扞祿父之亂漢書亦曰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然則武王周公不幸而有管蔡之過亦幸而有康叔之賢也宜以康誥之書附于監殷之下

閏月

李校書說是歲閏二月

三月諸弟以次受封封康叔于殷東

康誥

大學或問曰孔氏小序以康誥為成王周公之書而子以武王言之何也曰此五峯胡氏之說也蓋

嘗因而考之其曰朕弟寡兄者皆為武王之自言乃得事理之實而其他證亦多小序之言不足深信於此可

見。蔡氏曰康叔於成王為叔父成王不應以弟稱之說者謂周公以成王命誥故曰弟然既謂之王若曰則為成王之言周公何遽自以弟稱之也且康誥酒誥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略無一語以及武王何耶說者又謂寡兄勛為稱武王尤為非義寡兄云者自謙之辭寡德之稱苟語他人猶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語周公安得以武王為寡兄而告其弟乎或又謂康叔在武王時尚幼故不得封然康叔武王同母弟武王分封之時年已九十安有九十之兄同母弟尚幼不可封乎且康叔文王之子叔虞成王之弟周公東征叔虞已封於唐豈有康叔得封反在叔虞之後必無是理也又按汲冢周書克殷篇言王即位于社南羣臣畢從毛叔鄭奉明水衛叔封傳禮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史記亦言衛康叔封布茲與汲書大同小異康叔在武王時非幼亦明矣特序書者不知康誥篇首四十八字為洛誥脫簡遂因誤為成王之書是知書序果非孔子所

作也康誥酒誥梓材篇似當在金縢之前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

蔡氏曰王

武王也孟長也言為諸侯之長也封康叔名

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

蔡氏曰明德謹罰一篇之綱領

不敢侮鰥寡庸庸祗祗威威顯民用肇

造我區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時怙冒聞于上

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誕受厥命越厥邦厥民

惟時敘乃寡兄勗肆汝小子封在茲東土

蔡氏曰鰥寡人所易忽也

於人易忽者而不忽焉以見聖人無所不敬畏也即堯不虐無告之意論文王之德而首發此非聖人不能也庸用也用其所當用敬其所當敬威其所當威言文王用能敬賢討罪一於理而已無與焉故德著於民用始

造我區夏及我一二友邦漸以修治至罄西土之人怙之如父冒之如天明德昭升聞于上帝帝用休美乃大命文王殪滅大殷大受其命萬邦萬民各得其理莫不時敘汝寡德之兄亦勉力不怠故爾小子封得以在此東土也吳氏曰殪戎殷武王之事也此稱文王者武王不敢以為己功也○按東土云者武王克商分紂都朝歌以東而封康叔其西北為武庚管蔡之地漢書言周公善康叔不從管蔡之亂蓋地相比近也然此曰在茲東土酒誥曰肇國在西土又曰我西土匪徂則此時武王似未來自商以前也蓋武王克商留處三月而後反封康叔蓋此時與

王曰嗚呼封汝念哉今民將在祗適乃文考紹聞衣德言徃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汝丕遠惟商者成人宅心知訓別求聞由古先哲王用康保民弘

于天若德裕乃身不廢在王命

此誥康叔以明德也弘于天荀子引此作弘覆

於天意義為明言今治民惟在敬述文王耳康叔親文王于聞德言為多必紹其所聞不以久而忘之必衣其所言佩服於身而行之然往治殷民又當審求其國之故必廣求其殷先哲王之法用保治其民又大遠惟商之先正諸老之言以安吾心而知訓民之道然則又求聞古先哲王之道以康保其民義理無窮而康叔本之家學參之國俗之舊且又遠求之古先則所以保又其民者可謂弘於天矣德之在我者該貫渾全動有餘用是為能不廢王命保又知訓

康保更互成文皆謂治化耳

王曰嗚呼小子封恫瘝乃

身敬哉天畏棐忱民情大可見小人難保往盡乃心無

康好逸豫乃其乂民

封為侯國非富貴其身俗頑責重是蓋勞苦爾身也可不敬重而自

逸於其國哉天畏棐忱朱子謂棐即匪猶云天難謀耳
上而天意可畏非可信下而民情大可見惟小人難保
汝往之國當盡乃心不可康安而好為逸豫
則乃所以又民也凡此皆恫瘝乃身之意
我聞曰怨

不在大亦不在小惠不惠懋不懋

此接小人難保之意我聞古語也怨豈在

明不見是圖怨不在大也與其寡怨不若無怨怨亦不在小也特在於能惠人所不惠能勉人所不勉耳能惠勉人之所不及惠勉者則小人之怨俱無矣
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應保

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此接天畏棐忱之意也
已猶云無它也汝之事

惟在廣上德意和保殷民乃所以助王安保天命而作新斯民也蔡氏曰此言明德之終也大學言明德亦舉
新民
終之
王曰嗚呼封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

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

惟青災適爾既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此下謹罰也終猶云怙終不典

式猶云不法也過自己生為青罪自外至為災人有小罪非出過誤乃是怙終自作不法之事如此雖其罪小乃不可不殺此律之情重法輕即舜典所謂怙終賊刑是也人有大罪本非怙終乃惟過誤或為人所誤偶然如此既言極其罪以示之是乃不可殺此律之情輕法重即舜典所謂眚災肆赦是也一云既道極厥辜謂自言盡輸其情諸葛孔明所謂

伏罪輸情者雖重必釋亦通

王曰嗚呼封有敘時乃大

明服惟民其勅懋和若有疾惟民其畢棄咎若保赤子惟民其康乂非汝封刑人殺人無或刑人殺人非汝封

又曰劓則人無或劓則人

有敎為政固有次序謂先求諸已而後能及人也大明智

足以服人則民相戒勉於和所謂大畏民志也以惡疾之心惡惡則民畢棄其咎所謂令反其好則民弗從也以愛子之心愛民則民自皆從其康又所謂心誠求之也三者言政化皆先於已求之朱子曰非汝封刑人殺人則無或敢有刑殺人者蓋言用刑之權止在康王曰叔不可不謹耳又曰二字當在非汝封三字之上

外事汝陳時臬司師茲殷罰有倫又曰要囚服念五六

日至于旬時丕蔽要囚

臬說文準的也要獄詞之要也外事者獄之未成在有司而未

達于康叔者陳氏所謂有司之事也要囚獄之已成而達于康叔者此則康叔之事也有司之事非康叔所能盡親則陳列其準的且使有司師殷罰之有倫者準的猶今法家所謂條殷罰猶今法家所謂例也康叔之事

在康叔不可輕決則服膺念之或五六日一旬甚或一時而后斷之不敢率易也蔽斷也○呂氏曰外事衛國事也史記言康叔為周司寇司寇王朝之官職任內事故以衛國對言為外事蔡氏曰篇中言往敷求往盡乃心篇終曰往哉封皆令其之國之辭未見其留王朝之意但詳此篇康叔蓋深於法者異時成王或舉以任司寇之職而此則未必然也愚按康叔為司寇載在左氏蓋在成王時若武王時則蘇公忿生為司寇耳

王

曰汝陳時臬事罰蔽殷彝用其義刑義殺勿庸以次汝封乃汝盡遜曰時敘惟曰未有遜事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凡民自得罪寇攘姦宄殺越人于貨啓不畏死罔弗憝

次就也承也遜順啓強憝惡也此承上章

汝陳列其準的與其事其罰又蔽以殷之彛法刑殺皆盡於義勿次就汝封之意則汝可謂盡順於義可以謂之得其次序矣然自以為皆順義則喜心生而滿易之心乘之又必常自謂未有順義之事可也抑汝雖為小子而未有若汝之用心者朕心朕德惟汝知之刑殺之事豈吾之本心哉亦惟凡民自作其罪為寇攘姦宄殺人而奪之貨啓然强悍不畏刑殺故人心罔不惡之是以未免有刑殺之用耳一意凡民自得罪以下自為一章

王曰封元惡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于弟惟弔茲不于我政人得罪天惟與我民彝大泯亂曰乃其速

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

承上章罔弗懲之文謂惡有大於此其可惡又有大於此者若

不孝不友之類是也蓋子而不敬服父事乃傷其父之心故父不能字厥子而疾惡其子弟而弗念天明乃弗克恭厥兄故兄亦不念父母鞠養哀矜之意而大不友愛其弟至於如此而我為政之人不從而罪之則天所與我民彝大泯滅亂亡之矣速用不率大夏矧惟外庶

文王所作罰刑加之此不可赦也子訓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諸節乃別播敷造民大譽弗念弗庸厥厥君時乃引惡惟朕懲已汝乃其速由茲義

率殺

夏說文云戰也虞書夏擊擊伐之意此承上文謂不孝不友固大惡然其不率之罪又有大可伐

者惟外庶子乃訓人之官正人乃庶官之長及小臣諸節有符節者乃別布條教違道干譽弗念其君弗用其

法反病其君上此乃引民而為惡者蓋背公行私為臣不忠之甚此乃朕所深惡汝其速由茲義以為之率審量而誅殺之一說爾雅夏禮也註謂常禮也不率大夏作不率常禮亦通。蔡氏曰按上言民不孝不友則速由文王作罰刑茲無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皆上立私則速由茲義率殺其曰刑曰殺若用法峻急者蓋殷之臣民化紂之惡父子兄弟之無其親君臣上下之無其義非繩之以法示之以威殷人孰知不孝不義之不可干哉周禮所謂刑亂國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速由茲義則其刑其罰亦仁厚而已矣

君惟長不能厥家人越厥小臣外正惟威惟虐大放王

命乃非德用乂

承上文以責備康叔也臣者民之表故責民之不孝友其本又在責臣之不忠

君者臣之表責臣之不忠為君長者又不可不自盡其道也能者相安相使之義小臣即小臣諸節外正即庶

子訓人惟厥正人也惟君惟長而不能於其家人以至
於不能其小臣外正乃惟威虐之尚大廢王命此非以
德為政之義也 汝亦罔不克敬典乃由裕民惟文王之敬忌乃

裕民曰我惟有及則予一人以懌

此承上文勉康叔之言蔡氏曰汝罔不能

敬守國之常法由是而求裕民之道惟文王之敬忌敬
則有所不忽忌則有所不敢期裕其民曰我惟有及於
文王則予一人以悅懌矣此言謹
罰之終也穆王訓刑亦曰敬忌云 王曰封爽惟民迪吉

康我時其惟殷先哲王德用康乂民作求矧今民罔迪

不適不迪則罔政在厥邦

蔡氏曰此下欲其以德用罰也求等也如世德作求之求

言明思夫民當開導之以吉康我亦時其惟殷先哲王
之德用以安治其民為等匹於高先王也迪即迪吉康

之迪況今民無導之而不從者苟不有以導之則為無政於國矣迪言德而政言刑也前既嚴於民又嚴於臣又嚴於康叔此則武王之自嚴畏也王曰封予惟不可不監告汝德之說

于罰之行今惟民不靜未戾厥心迪屢未同爽惟天其

罰殛我我其不怨惟厥罪無在大亦無在多矧曰其尚

顯聞于天

此總德罰之說承上文復以自責也按蔡氏曰戾止也民不安靜其心未有所止迪之者

雖屢而未能使之同歸於治明思天其殛罰我我何敢怨乎惟民之罪不在大亦不在多苟為有罪即在朕躬況曰其尚顯聞于天乎又按武王克殷乃反商政留三月而後反皆所以撫導其民而民之故習未能盡化故有迪屢未同之歎王曰嗚呼封敬哉無作怨勿用非謀非彝蔽

時忱丕則敏德用康乃心顧乃德遠乃猷裕乃以民寧

不汝瑕殄

蔡氏曰此欲其不用罰而用德也歎息言汝敬哉毋作可怨之事勿用非善之謀非常之

法惟斷以是誠大法古人之敏德用以安汝之心省汝之德遠汝之謀寬裕不迫以待民之自安若是則不汝瑕疵而棄絕矣愚謂敏德者謂其進德之速康乃心顧乃德則存養省察所以固是德也人心本有是德一有覺焉其進固敏然存養省察之功不繼則將復失之不足以為有德矣 王曰嗚呼肆汝小

子封惟命不于常汝念哉無我殄享明乃服命高乃聽

用康乂民

肆起語辭惟命不于常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汝其念哉毋我殄絕所享之國也明汝侯

國之服命高其聽勿卑 王若曰往哉封勿替敬典聽朕

忽我言用安治爾民也

告汝乃以殷民世享

勿廢可敬之常法聽服我所告命乃能以殷民而世享其國也世享

對殄享為言古者封建諸侯賢則世享不賢則殄享後世之論封建者謂其子孫有賢不肖而乃以一人之私病一國不知聖人制法正不欲以一人為一國病也引天子民以一人之私而病一國者則其末流之弊聖人在上蓋

不爾也

○酒誥蔡氏曰商受醜酒天下化之妹土商之

故作書告

王若曰明大命于妹邦

妹詩作沫皆紂故都之地或云即邶也豈

沫乃衛之通稱或武王始封康叔於沫邦至成王始併與朝歌而為衛與不可考矣此以下命康叔誥殷民之辭也

乃穆考文王肇國在西土厥誥毖庶邦庶士越少正

御事朝夕曰祀茲酒惟天降命肇我民惟元祀天降威

我民用大亂喪德亦罔非酒惟行越小大邦用喪亦罔

非酒惟辜

此述文王所以戒公侯卿大夫士之大命使康叔以誥妹土也以諡稱曰文考以世次曰

穆考文王為西伯故得誥庶邦及其庶事少正御事陸戒謹也此篇凡言戒酒皆曰陸此必當時方言也朝夕戒勅之曰惟祭祀則於此用酒天之令民作酒其始為大祭祀設耳至於天之所以降威人之所以大亂喪德者無非以酗酒之行及小大邦所以喪亡亦無非酗酒之為罪耳 文王誥教小子有正

有事無彝酒越庶國飲惟祀德將無醉惟曰我民迪小

子惟土物愛厥心臧聰聽祖考之彝訓越小大德小子

惟一

此述文王所以教戒小子之大命小子即凡公侯卿大夫之子所謂國子貴遊子弟者是也我民迪

小子又凡民之子弟也國之子弟生長貴家血氣未定易酒於酒故文王每誥教之有正者謂各有正長之官如諸子司業之類是也有事謂各有子弟之事如溫清視膳灑掃應對之類是也有正有事不可常於酒凡諸國家其飲酒惟於祭祀之時然亦必以德將之不可至醉也國之子弟文王得以誥教之至於凡民子弟則又使其民各導迪之惟土物之愛服勤田畝心不外用則自然皆善而不為惡然為小子者亦須明聽祖考之常訓凡小德大德皆一視之不以德大而不為不以德小而忽之如謹酒之事不可以為小也 妹土嗣

爾股肱純其藝黍稷奔走事厥考厥長肇牽車牛遠服

費用孝養厥父母厥父母慶自洗腆致用酒

此武王教妹土之民

之大命也妹土謂妹土之民也嗣爾猶言繼此以後也謂爾民繼此以往其手足但當純一種藝以趨事其父

兄或服乘遠賈以孝養其父母歲時喜慶然後致其潔厚以用酒可也此文王教民惟土物愛之意庶士

有正越庶伯君子其爾典聽朕教爾大克羞者惟君爾

乃飲食醉飽丕惟曰爾克永觀省作稽中德爾尚克羞

饋祀爾乃自介用逸茲乃允惟王正事之臣茲亦惟天

若元德永不忘在王家

此教妹土之臣之大命也羞者惟君惟猶與也猶羽毛惟木之

惟謂羞老與羞于君所也古者君燕其臣宰夫為主羞膳膳爵執膳爵凡羞于君者皆士也永觀省常自顧誤省察也凡所作為必稽中德勿使有所過差則心行無愧可以交於神明故克羞饋祀也介介福也逸燕樂也謂凡爾士君子惟養老與侍燕則可以飲食醉飽惟祭祀事畢則可以受釐介福燕樂飲酒此所以信足為王

正事之臣此亦足以感動上天順爾大德使永保厥位施及子孫不忘在王家矣

王曰封我西

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教不腆于酒故我

至于今克受殷之命

棐匪通徂往也遠也上章述文王西土之教以教妹土故此又總言

而明證之謂我西土非已往遠事也其邦君御事小子今尚克用文王之教不厚于酒故我今日克受殷家之天命此言文王蒞酒之效其大如此王曰封我聞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

畏天顯小民經德秉哲自成湯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

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飲

此述商之

先君所以不飲之美也殷先哲王湯也迪畏凡見於行事者皆畏敬也畏天之明命畏小民之難保經其德而

不變所以處已也秉其哲而不惑所以用人也湯之垂裕如此故自湯而下至于帝乙雖歷久遠而皆能成其為君之道畏敬輔相之臣與凡御事之臣惟與也厥集有恭謂匪外為是恭敬之貌其處心實不敢自暇自逸況敢崇飲於酒乎此章皆言商先王為君之事下章始言為臣之事而舊說以御事以下為言臣之事者非也

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湏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

助成王德顯越尹人祗辟

此述商先王諸臣之不飲也外服者在外交事之臣內服

者在內治事之人侯服甸服男服衛服諸侯也邦伯其國之長官也百僚百官僚采也庶尹庶官之長卿士也惟亞猶云亞旅長官之副也服宗工凡長官之屬事從其長者也百姓里居故家巨室也皆罔敢沈湏于酒不

惟不敢也亦且不暇不敢者有所畏而不敢不暇者有所勉而不暇也惟上以助其王德之明下以尹正其人各敬君我聞亦惟曰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顯于民事而已

祇保越怨不易誕惟厥縱淫泆于非彝用燕喪威儀民罔不盡傷心惟荒腆于酒不惟自息乃逸厥心疾很不克畏死辜在商邑越殷國滅無懼弗惟德馨香祀登聞于天誕惟民怨庶羣自酒腥聞在上故天降喪于殷罔

愛于殷惟逸天非虐惟民自速辜

此述商受以荒腆而亡也其辭猶曰我聞

殷惟以敬畏而興我聞殷亦惟以荒腆而亡云爾受沈酣其身命令不著於民其所祇保者惟作怨之事不肯

悛改大惟縱淫泆于非彝秦誓所謂竒技淫巧也用宴
飲而喪其威儀史記謂受為酒池肉林使男女裸而相
逐也此民所以無不痛傷其心悼國之將亡也而受方
荒怠益厚于酒不思自息其縱逸其心疾很雖殺身而
不畏也幸在商邑雖滅國而不憂也弗事上帝無馨香
之德以格天大惟民怨惟羣酗腥穢之德以聞于上帝
故天降喪于殷無有眷愛之意者亦惟受縱逸故也天
豈虐殷惟殷人酗酒自速其辜爾曰民者猶曰人也

王曰封子不惟若茲多誥古人有言曰人無於水監當

於民監今惟殷墜厥命我其可不大監撫于時

此接上章兩節

而言也謂予所以歷述商先王與後王之事者非但如此
此多言而已惟深欲以為監戒也古人有言以水為監
見形容以人為監見吉凶今惟殷所以墜厥命者我其
可不大大以為監戒而撫治今民乎此所以告康叔治衛

而深以酒戒妹
土之官民也

予惟曰汝劾瑟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太

史友內史友越獻臣百宗工矧惟爾事服休服采矧惟

若疇圻父薄違農父若保宏父定辟矧汝剛制于酒

用劾

力也瑟與誥瑟語意同獻賢也侯甸男衛殷畿內外諸
侯也康叔孟侯實為之長所當劾瑟之也太史內史殷
之史官博知故實法制之臣也矧惟爾事以下則康叔
諸臣也疇類也圻父司馬掌政薄違所以討不順命者
也農父司徒掌夫家徒役若保則順安萬民者也宏父
司空掌事定辟則定治地之法者也此諸侯之三卿也
一曰定辟司寇定刑辟之事或者司空兼之與康叔孟
侯治殷固必用力誥瑟殷之遺臣與其諸侯況太史內
史文獻在焉康叔與之友及其賢臣百宗工又可不在
誥之乎殷臣猶然況事爾之臣服休服采者又可不瑟

誥之乎諸臣猶然況三卿為爾之副貳又可不然誥之乎三卿猶然況爾為國君可不剛制於酒乎武王述殷先王之美兼敘君臣其述後王沈酣之習不及諸臣以今諸臣尚在正望康叔告教之故前章既專教妹土之臣此章又歷述其羣臣諸侯而使康叔劫毖之也紂之淫酗當時諸侯羣臣習以成風故康叔治殷武王專以酒為誥然謂之獻臣則似賢矣而亦在誥毖之數何也習俗移人賢人以下繫或不免如兩晉清談雖諸名臣皆然蓋燕飲之習皆士大夫之所易流者可不戒哉故併康叔君臣而戒之管蔡惟不能謹故反為武庚所醉卒陷於厥或誥曰羣飲汝勿佚盡執拘以歸于周予其惡云

殺此防殷民之亂也古者羣飲惟蜡惟鄉飲射則聚衆而飲皆有司治之無故而忽羣飲非姦宄即叛亂可知蘇氏曰予其殺者未必殺也猶今法曰當斬者皆定其獄以待命不必死也然必立法者欲人畏而不敢犯

也羣飲蓋亦當時之法有羣聚飲酒謀為大姦者其詳不可得而聞矣如今之法有曰夜聚曉散者皆死罪蓋聚而為妖逆者也使後世不知其詳而特聞其禁凡民夜相過者輒殺之可乎又惟殷之迪諸

臣百工乃酒于酒勿庸殺之姑惟教之有斯明享乃不

用我教辭惟我一人弗恤弗蠲乃事時同于殺

殷紂尊迪為惡

之諸臣百工乃酒于酒此士大夫不美之習未必遽能為亂是以不殺而教能知有此意則我其明享之謂監拔之也乃不用我教辭惟我一人亦弗恤之矣而其為事又弗蠲潔則與羣飲之人同誅殺之罪矣弗蠲謂凡因酒而為汙穢之行者王曰封汝典聽朕毖勿辯乃司民酒于酒

辯治也乃司即上文諸臣百工也不治諸臣之酒酒則民將皆酒于酒矣

履祥按書序稱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自王安石始疑梓材之書至五峯胡氏始正書序之誤以三書係之武王之紀朱子是之而其他證驗亦多但康誥曰小子封酒誥惟曰封則康叔之年加長矣康誥曰在茲東土則武王未來自商也酒誥曰明大命于妹邦則武王在周之辭也然則二誥雖均為武王封康叔之書前後則非一時矣康叔始封於衛書無明文而酒誥則曰妹邦豈衛妹古或通稱兼以沫水得名與或先妹邦而後加衛亦未可知也詩傳稱武王克商分紂都以東曰衛西曰鄘北曰邶紂都朝歌今在衛州衛縣之西二十二里謂之殷墟武王封康叔於衛但不知何時兼鄘邶而有之夫兼鄘邶而有之必成王既伐管蔡黜殷之後序所謂以殷餘民封康叔者也但謂康誥以下為成王書則不可爾至於梓材前後不同諸儒固嘗論之今已別加考訂附于作洛大誥治之後焉

四月王來自商諸侯受命于周

武成曰厥四月哉生明王來自商至于豐乃偃武修文

歸馬于華山之陽放牛于桃林之野示天下弗服既生

魄

朱子曰既生魄十六日也或壬寅或癸卯或甲辰乙巳經文在庚戌後漢志在丁未前蓋經文誤也按華

陽今華州桃林今自陝府靈寶縣西至潼關皆桃林塞

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

周

受命謂聽任使也於是率以祀

○樂記曰武王克殷反商

注反當為及

未

及下車而封黃帝之後於薊封帝堯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陳下車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封殷之後於宋

封王子比干之墓釋箕子之囚使之行商容而復其位
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
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
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
名之曰建橐然後天下知武王之不復用兵也散軍而
郊射左射豕首右射駒虞而貫革之射息也禘冕搢笏
而虎賁之士說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
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五者天下之大

教也食三老五更於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酌冕而總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則夫武之遲久不亦宜乎○大紀曰大建公侯於天下封黃帝之後於祝唐帝之後於薊虞帝之後胡公媯滿於陳以胡公之父虞闕父嘗為周陶正王賴其利器用也妻之以元女大姬分之以肅慎氏之楛矢以備三恪復封夏后氏之後東婁公於杞封紂子武庚於殷用其禮樂作賓于王家皆為上公是為二王之

後得神農之後封之於焦封尚父於齊都營邱爽鳩氏之墟封周公於魯都曲阜少昊大庭之墟封召公於燕

庶叔高於畢

古史謂畢公蓋文王子傳所謂畢原豐郇文之昭也史記稱公為周同姓蓋不考之

過皆留相周封叔鮮於管叔度於蔡叔處於霍以監殷

是為三監以殷餘民封康叔於朝歌國號衛封叔振鐸於曹叔武於邲季載於邲封庶弟叔繡於滕叔鄭於毛又封諸叔於郟於雍於原於郇於豐號仲虢叔為文王卿士勲在王室藏於盟府仲封於西虢實故夏墟叔封

於東號都制初秦伯仲雍奔荆楚採藥於衡山之下荆人義之從者日衆東至海上得千餘家遂為國自號勾吳秦伯薨無子仲雍嗣為吳君天子使求其後得周章仲雍曾孫也世君吳矣因封之曰吳伯復封章弟於故夏墟是為虞仲

秦伯虞仲太王之昭則仲雍本稱虞仲此周章之弟為虞始封之君故亦曰虞

仲封少昊之裔茲輿於莒封祝融安期之裔挾於邾封四岳姜姓文叔於許封仲虺弟雍滑之後於薛兄弟之君十有五人同姓者四十餘人班宗彛作分器○古史

曰春秋之際其君子猶習於周之故其言太王之昭有
泰伯虞仲王季之穆有虢仲虢叔文王之昭有管蔡邲
霍魯衛毛聃郟雍曹滕畢原鄆郇武王之穆有邗晉應
韓周公之胤有凡蔣邢茅胙祭惟管叔以罪大無後泰
伯之後為吳叔度之後為蔡叔旦之後為魯叔封之後
為衛叔振鐸之後為曹叔虞之後為晉今皆有世家虞
仲五世為周章周章之弟亦曰虞仲武王封之夏墟其
後為晉獻公所滅虢仲虢叔為文王卿士虢仲為西虢

晉獻公所滅虢叔為東虢鄭所滅邲魯莊公八年降齊為附庸魯文公十二年邲伯奔魯霍為晉獻公所滅毛公事成王為三公在周有毛伯衛毛伯過毛得滕常與諸侯會朝後春秋七世齊所滅畢公高事成王為三公其後畢萬入晉為魏原在周有原莊公原襄公原伯絞公子跪尋原伯魯原壽過韓宣王之世為諸侯伯詩人為作韓奕凡在周事厲王者作版之詩事幽王者作瞻邛召旻之詩邛嘗為狄所伐齊桓公帥諸侯城夷儀而

遷之後為衛文公所滅祭在周有祭公謀父事穆王最
賢惟聃季載為周司空郇侯為諸侯伯與郟雍鄆邠應
蔣茅胙其後皆不見

丁未祀于周廟追王太王王季文王因定謚法

武成篇曰丁未祀于周廟邠侯衛駿奔走執豆籩

朱子

曰丁未或十九日或二十日或二十一日二十二日

○禮大傳曰牧之野武王之

大事也既事而退柴於上帝祈於社設奠於牧室遂率
天下諸侯執豆籩遂奔走追王太王王季文王

昌不以卑臨尊也○周書諡法解曰周公啓制文王之諡義以垂于後作諡法

謂因始制文王之諡而制諡法也

諡法維周公

旦太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將葬乃制諡

謂人

之終將葬則諡之也

遂敘諡法諡者行之迹也號者功之表也車

服者位之章也是以大行受大名細行受小名行出於

己名生於人一人無名曰神稱善賦簡曰聖

賦一作副

敬賓

厚禮曰聖德象天地曰帝靜民則法曰皇仁義所往曰王立志及衆曰公執應八方曰侯壹德不解曰簡平易

不疵曰簡經緯天地曰文道德博聞曰文勤學好問曰
文慈惠愛民曰文愍民惠禮曰文錫民爵位曰文剛強
直理曰武威強敵德曰武克定禍亂曰武刑民克服曰
武大志多窮曰武

大志行兵
多所窮極

敬事供上曰恭尊賢敬讓

曰恭既過能改曰恭執事堅固曰恭愛人悌長曰恭執
禮敬賓曰恭茆親之闕曰恭尊德讓善曰恭淵源通流
曰恭照臨四方曰明諧訴不行曰明威儀悉備曰欽大
慮慈仁曰定安民大慮曰定安民法古曰定純行不爽

曰定諫爭不威曰德辟地有德曰襄甲冑有勞曰襄有
伐而還曰釐質淵受諫曰釐慈惠愛親曰釐博文多能
曰獻聰明獻哲曰獻溫柔聖善曰懿五宗安之曰孝協
時肇享曰孝秉德不回曰孝大慮行節曰孝執心克莊
曰齊資輔供就曰齊

有所輔而
恭成也

溫良好樂曰康安樂撫

民曰康令民安樂曰康安民立政曰成布德執義曰穆
中情見貌曰穆敏以敬順曰傾明德有勞曰昭容儀恭
美曰昭聖聞周達曰昭保民耆艾曰胡彌年壽考曰胡

強毅果敢曰剛追補前過曰剛柔德考衆曰靜供已鮮
言曰靜寬樂令終曰靜治而無眚曰平執事有制曰平

布網治紀曰平由義而濟曰景布義行剛曰景者意大

慮曰景

注者強也愚按者如者定爾功之者謂意所者指猶云景慕也

清白守節曰貞

大慮克就曰貞不隱無私曰貞強以剛果曰威猛以強

果曰威強毅信正曰威辟土遠服曰桓克敬勤民曰桓

辟土兼國曰桓道德純一曰思大省兆民曰思

大親民而不殺

外內思索曰思追悔前過曰思柔質慈民曰惠愛民好

與曰惠柔質受諫曰惠能思辯衆曰元行義說民曰元
始建國都曰元主義行德曰元兵甲亟作曰莊獻圉克
服曰莊死於原野曰莊屢行征伐曰莊武而不遂曰莊
克殺秉政曰夷安心好靜曰夷執義揚善曰懷慈仁短

折曰懷

短未六十
折未三十

夙夜警戒曰敬夙夜恭事曰敬象方

益平曰敬善合法典曰敬述義不克曰丁迷而不悌曰
丁有功安民曰烈秉德遵業曰烈剛克為伐曰翼思慮
深遠曰翼剛德克就曰肅執心決斷曰肅愛民好治曰

戴典禮不愎曰戴

注愎過也按說文從寒省作愎即愆字也

死而志成曰靈

亂而不損曰靈極知鬼事曰靈不勤成名曰靈死見鬼

能曰靈好祭鬼神曰靈短折不成曰殤未家短折曰殤

不顯尸國曰隱隱括不成曰隱中年早夭曰悼肆行勞

祀曰悼恐懼從處曰悼不思忘愛曰刺復狠遂過曰刺

外內縱亂曰荒好樂怠政曰荒在國逢難曰愍使民悲

傷曰愍在國遭憂曰愍早孤短折曰哀恭仁短折曰哀

早孤有位曰幽壅遏不通曰幽動祭亂常曰幽

易神克之班

威惠禮曰魏克威捷行曰魏去禮遠衆曰煬好內怠政

曰煬甄心動懼曰項容儀恭美曰勝威德剛武曰圉聖

善周聞曰宣治民克盡曰使

克盡無思惠也

行見中外曰慤

言表

衷如一也

勝敵壯志曰勇昭功寧民曰商狀古述今曰譽心

能制義曰度好和不爭曰安分內貞復曰白不生其國

曰聲

生於外家

殺戮無辜曰厲官人實應曰知凶年無穀曰

糠

不務稼穡

名實不爽曰質不悔前過曰戾溫良好樂曰良

恬威肆行曰醜勤政無私曰類好變動民曰躁慈和徧

服曰順滿志多窮曰惑危身奉上曰忠思慮深遠曰趕

恐當作悍注自
任多近於專

息政交外曰推疏遠繼位曰紹彰義掩

過曰堅肇敏行成曰直內外賓服曰正華言無實曰夸
教誨不倦曰長愛民在刑曰克嗇於賜與曰愛逸天虐
民曰抗好廉自克曰節擇善而從曰比好更改舊曰易
名與實爽曰謬思過不爽曰厚貞心大度曰匡隱哀之
方景武之方也施為文也除亂武也辟地為襄視遠為
桓剛克為發柔克為懿履正為莊有過為僖施而不成

曰宣惠無內德曰獻治而無咎為平亂而不損為靈由
義而濟為景失志無轉

一作失
志無傳

則以其明餘皆象也和

會也勤勞也遵循也爽傷也肇始也又治也康安也怙
恃也享祀也胡大也服敗也康順也就會也懷過也錫
與也糠虛也獻聖也惠愛也綏安也堅長也耆強也考
成也周至也懷思也式法也敏疾也捷克也載事也彌
久也○大紀曰祀于太廟始定事先之禮諱名立諡賤
不誅貴幼不誅長唯天子稱天以誅之諸侯不得相誅

追王古公亶父曰太王季歷曰王季文考曰文王

庚戌柴望大告武成

武成曰越三日庚戌

朱子曰或二十二日或二十三日或二十四日二十五日

柴望

大告武成

朱子曰先儒以王若曰宜繫受命于周之下蓋不知生魄之日諸侯百工雖來請命而武

王以未祭祖宗未告天地未敢發命故且命以助祭乃以丁未庚戌祀于郊廟大告武功之成而後始誥諸侯上下之交人神之序固如此也○又曰漢志引武成篇曰惟一月壬辰旁死魄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紂粵若來三月既死魄粵五日甲子咸劉商王紂惟四月既旁生魄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今按伏生今文尚書無武成獨孔氏古文尚書乃有此篇今顏注劉歆所引兩節見其與古文不同遂皆以為今文

尚書不知何所考也諸家推歷以為此年二月有閏四月丁未為十九日庚戌為二十二日然二日皆在生魄之後則古文為倒而此志所引者為順但其言燎于周廟似無理耳況古文此篇文皆錯謬安知既生魄庶邦冢君暨百工受命于周十四字非本在示天下弗服之下丁未祀于周廟之上而王若曰以下乃大告武成之文耶○又曰以孔注漢志參考大抵多同但漢志二月既死魄越五日甲子為差速而四月既生魄與丁未庚戌先後小不同耳蓋以上文一月壬辰旁死魄推之則二月之死魄後五日且當為辛酉或壬戌而未得為甲子此漢志之誤也又以一月壬辰二月甲子并閏推之則漢志言四月既生魄越六日庚戌當為二十二日而經以生魄居丁未庚戌之後則恐經文倒也歷法雖無四月俱小之理然亦不過先後一二日耳不應所差如此之多也宗廟內事日用丁巳漢志乃無丁未而以庚戌燎于周廟則為剛日非所當用而燎又非宗廟之禮

且以翌日辛亥祀于天位而越五日乙卯又祀馘于周廟則六日之間三舉大祭禮數而煩近於不敬抑亦經文所無有不知劉歆何所据也顏注以為今文尚書則伏生今文二十八篇中本無此篇顏氏之云又未知何所据也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先王后稷也商有天下尊

契為玄王周有天下尊稷為先王

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太王肇基王迹

王季其勤王家我文考文王克成厥勲誕膺天命以撫

方夏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惟九年大統未集

秦誓
牧誓

諸書但稱文考至是曰文考文王蓋始追王也大邦畏其力猶荀子所謂桓文之節制不足以敵湯武之仁義蓋大邦以強力自負然畏文王道德之強不敢肆也文王自為西伯專征威德益著九年而崩大統未集者謂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

三九

未伐商而取天下也。予小子其承厥志，恭天成命，肆予東征，綏厥

士女，惟其士女，篚厥玄黃，昭我周王。天休震動，用附我

大邑，周底商之罪。

武成錯簡自劉原父王介甫程子朱子皆嘗改定今從朱子正本但用附

我大邑周之下劉氏謂當有關大夫朱子謂當有遜避警
戒之辭若湯誓之云愚昔從子王子參訂以底商之罪
係于此粗為可讀但此告諸侯之辭以王若曰起文則
史官追述其語未必皆當時全語也故不如湯誥之密
蓋湯誓誓亳衆而未及諸侯故湯誥誣告之辭加密秦
誓牧誓既屢誓諸侯故武成告命之辭或不待加詳也

列爵惟五分，土惟三，建官惟賢，位事惟能，重民五教，惟

食喪祭，惇信明義，崇德報功，垂拱而天下治。

此與諸侯更定儀等

及命之之辭朱子
謂史臣之辭云

○大戴禮踐阼篇曰武王踐阼三月

既王之

召士大夫而問焉曰惡有藏之約行之博萬世可

以為子孫恒者乎諸大夫對曰未得聞也然後召師尚

父而問焉曰黃帝顓頊之道存乎意亦忽不可得見與

師尚父曰在丹書王欲聞之則齋矣三日王端冕師尚

父亦端冕奉書而入負屏而立王下堂南面而立師尚

父曰先王之道不北面王行西折而南東面而立師尚

父西面道書之言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

者從欲勝義者凶凡事不强則枉

朱子曰强者以力自矯之謂若徇其所偏

不自矯揉則終於枉而已

弗敬則不正枉者滅廢敬者萬世藏之約

行之博可以為子孫恒者此言之謂也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退而為戒書於席之四端為銘焉於機為銘焉於鑑為銘焉於盥盤為銘焉於楹為銘焉於杖為銘焉於帶為銘焉於履屨為銘焉於觴豆為銘焉於戶為銘焉於牖為銘焉於劔為銘焉於弓為銘焉於矛為銘焉席前左端之銘曰安樂必敬前右端之銘曰無行可悔

後左端之銘曰一反一側亦不可以忘後右端之銘曰
所監不遠視邇所代機之銘曰皇皇惟敬口生舌口戕
口鑑之銘曰見爾前慮爾後盥盤之銘曰與其溺於人
也寧溺於淵溺於淵猶可遊也溺於人不可救也楹之
銘曰毋曰胡殘其禍將然毋曰胡害其禍將大毋曰胡
傷其禍將長杖之銘曰惡乎危於忿囊惡乎失道於嗜
慾惡乎相忘於富貴帶之銘曰火滅修容慎戒必恭恭
則壽履屨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觴豆之銘曰食自杖

食自杖戒之憍

居妖反

憍則逃戶之銘曰夫名難得而易

失無懃弗志而曰我知之乎無懃弗及而曰我杖之乎
擾阻以泥之若風將至必先摇摇雖有聖人不能為謀
也牖之銘曰隨天之時以地之財敬祀皇天敬以先時
劔之銘曰帶之以為服動必行德行德則興倍德則崩
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志自過矛之銘曰造
矛造矛少間弗忍終身之羞予一人所聞以戒後世子

孫

王訪于箕子

書洪範篇曰惟十有三祀王訪于箕子

蔡氏曰商曰祀周曰年此曰祀

者因箕子之辭也箕子嘗言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史記亦載箕子陳洪範之後武王封于朝鮮而不臣訪就而問之箕商舊封邑之名子爵也愚按書十有三祀則知箕子之不臣於武王書訪于箕子則知武王之不臣子王乃言曰嗚呼箕子惟天陰隲下民相協厥居我不

知其彝倫攸敘

隲升也猶云生長也協合也彝常倫理所謂秉彝人倫也武王之意蓋謂天冥

然長生下民所以使之相安而不亂者此必有彝常條理次第而我不知其詳為此疑以發箕子之言然義理無窮武王之聖已能知之其間節目之詳則亦必講明而後盡也箕子乃言曰我聞在

昔鯀陞洪水汨陳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範九疇彝倫倫攸斃鯀則殛死禹乃嗣興天乃錫禹洪範九疇彝倫

攸敘

此言洛書所為出之意也鯀禹相繼治水洛書必待禹而後出者蓋天不愛道地不愛寶必得其人

然後畀鯀陞洪水逆水之性所以五行皆汨亂其常此帝之所以不畀鯀而彝倫之所以不明也禹則不然故帝乃錫之書出于洛而禹得之遂推其類以為洪範九疇彝倫之所以敘也蔡氏曰治水功成洛龜呈瑞如簫韶奏而鳳儀春秋作而麟至亦其理也

初一

說見虞紀

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

事次三曰農用八政次四曰協用五紀次五曰建用皇極次六曰乂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

徵次九曰嚮用五福威用六極

此神禹所則洪範之經也洛書之數以五居中

其餘八位異數而縱橫湊合對則兩其五參則三其五而五數無不在焉故以皇極居五以樞紐乎九疇以五行居一以胎育乎衆有所以皇極不言數蓋數之體也五行不言用蓋用之大也蔡氏曰敬誠身也農厚生也協合天也建立道也又治民也明辯惑也念省驗也嚮勸而威懲也子王子曰洛書縱橫皆五故九疇每疇五亦在焉五行五事五紀庶徵五福皆五也八政雖八而以三官統五政司空統食貨司徒統祀賓司寇統師是亦五也三德雖三而剛柔之用各二是亦五也稽疑雖七而卜兆則五從逆則亦五六極雖六然與五福相反短折壽之反貧富之反疾病康寧之反惡弱好德之反凶折考終之反是亦五也愚按二極同文而異義皇極者準極之極六極者窮極之極今醫書亦有六極之證謂氣血筋骨皮肉皆竭也義同此或疑六極之極當作

一五行

漢石經無一字餘傳首句並不言疇數

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

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潤下火曰炎上

朱子說下去聲上上聲

木曰

曲直金曰從革土爰稼穡潤下作鹹炎上作苦曲直作

酸從革作辛稼穡作甘

此下九疇之目蓋大禹本經其發明者蓋禹之意而箕子傳文

也朱子曰吳氏謂洪範乃五行之書其下諸疇各以序類相配此洪範之傳也後皆放此水曰潤下以下言五行之性潤下作鹹以下言五行之味五行者造化之用其功用甚廣此獨言其性與味者以切於民飲食器用言也水之性氣潤而勢下火之性氣炎而勢上木之性有曲而有直金之性體從而用革土無不生此獨言稼穡者重民用也不言曰而言爰蓋於此獨重也種曰稼以生言歛曰穡以成言五者亦各有陰陽之分

二

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視四曰聽五曰思

此五事之目其序全

體五行其功後配庶徵皇極之所以為極者專本於是朱子曰在天為五行在人為五事五事以思為主蓋不可見而行乎四者之間也然操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存之漸必自其可見者而為之

聽曰聰思曰睿

此五事之則也大禹敬用之言盡之而箕子又各發明其則從順也

恭作

肅從作乂明作哲聰作謀睿作聖

此推五則之功也貌而能恭則氣象嚴整

襲頑起情故肅言而能從則令行人順故乂視明則知見必微故能哲聽聰則多聞善斷故能謀至於思能通微則聖矣周子曰睿通微也能通微則無不通矣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貨三曰

祀四曰司空五曰司徒六曰司寇七曰賓八曰師

食者民之

欽定四庫全書

御批資治通鑑輯覽前編

卷六

四十四

所本以生貨者民之所資以用故食居上貨次之食貨所以養生祭祀所以送死所謂養生喪死無憾王道之始也司空掌土所以定其居司徒掌教所以正其德司寇掌禁所以治其邪賓所以交際待諸侯懷遠人師所以除殘賊也刑者聖人之不得已故司寇居三官之後兵者聖人之大不得已故師居八政之末 四五

紀一曰歲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歷數

歲四時也月晦

朔也日躔度也星有經有緯隨天者經星五緯者緯星辰日月所會十二次也歷數者推步占候之法所以紀歲月日星辰也八政者周禮之綱五紀者義和之職曰王省惟歲卿士惟月師尹

惟日歲月日時無易百穀用成乂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歲時既易百穀用不成乂用昏不明俊民用

微家用不寧庶民惟星星有好風星有好雨日月之行

則有冬有夏月之從星則以風雨

東坡蘇氏石林葉氏無垢張氏容齋洪氏

皆曰此五紀之傳今從之蓋歲月星辰之度具于厯數箕子於此特以其切於君臣政事者言之以明調贊之本曰者箕子之辭也省察視也王言省卿士師尹不言者冒上文也一歲該十二月王當視歲功之運以總攬羣綱一月該三十日卿士當視一月之運以各率其屬至於官師庶尹又當視一日之運而朝夕靡懈修舉衆務蓋天之歲月日時無易則百穀用成治象清明賢俊俱出民俗平康易其序則反是君臣責任之修廢其效如之成功統歸於上故無易者先言歲月廢墜多起於微故既易者先言日月蓋自一日之差則累累皆差也星指經星庶民之象則如星之衆而星之所尚有不

同有好風者箕星是也有好雨者畢星是也漢志言軫

欽定四庫全書

御定四庫全書
卷六

四十五

星亦好雨星占言東井好風雨日月之行冬夏各有常
度月之從星入箕則多風離畢則多雨宿軫則雨宿井
則風雨矣日行黃道而月有九行每月周天則又以日
為紀日有常度其從星者惟月耳按占書凡太陰所行
各有變異此但舉風雨者為例爾蔡氏曰日有中道月
有九行中道者黃道也北至東井去極近南至牽牛去
極遠東至角西至婁去極中是也九行者黑道二出黃
道北赤道二出黃道南白道二出黃道西青道二出黃
道東并黃道為九行也日極南至于牽牛則為冬至極
北至于東井則為夏至南北中東至角西至婁則為春
秋分月立春春分從青道立秋秋分從白道立冬冬至
從黑道立夏夏至從赤道所謂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
也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月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
所謂月之從星則以風雨也民不言省者庶民之休咎
係乎上人之得失故但以月之從星以見所以從民之
欲者何如爾夫民生之衆寒者欲衣飢者欲食鰥寡孤

獨者之欲得其所此王政之所先而卿士師尹近民者之責也然星雖有好風好雨之異而日月之行則有冬有夏之常以月之常行而從星之異好以卿士師尹之常職而從民之異欲則其從民者非所以徇民矣言日月而不言歲者有冬有夏所以成歲功也言月而不言日者從星惟月為可見耳

五皇極皇建

其有極

朱子謂皇者君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也如所謂北極皇極民極之謂也建立也其有極

指人之所有之標準也謂人君下布五行上協五紀端五事於上而躬行言動皆可以為民之標準修八政於下而法度政事皆有以為民之標準此所謂建其有極也

無偏無陂遵王之義無有

作好遵王之道無有作惡遵王之路無偏無黨王道蕩蕩無黨無偏王道平平無反無側王道正直會其有極

歸其有極

傳氏子駿以為此章乃古書韻語與箕子前後書文不同子王子是之即以繼皇建其有

極之下以為皇極經上文所謂斂時五福者乃五福傳文下文曰皇極敷言者乃箕子此章傳文今從之偏不中陂不平作惡作好私意之增加也黨不公反倍常側畝傾也蕩蕩廣大也平平易直也正直公平正直也偏陂好惡已私之生於心也偏黨已私之見於事也反側已私之變於久也王義王道王路即皇極之所以為教者互文以諷詠耳蕩蕩平平正直即皇極之所以為體者亦互文以形容耳此言人君會建其有極於上使人皆有所標準以為遵行之的故人皆不敢徇已之私而從上之化亦不必私意妄為而皆可安行於道化之中遵義遵道遵路所謂會其有極會如朝會之會蕩蕩平平正直所謂歸其有極歸如要歸之歸此章詠歎淫泆雖指民之叶極而言然皇極四方八面公平正大之體於此可見矣信哉其為古今相傳之語為皇極之經

也朱子曰自無偏無陂以下乃是反覆贊歎正說皇極體段 曰皇極之敷言是彝是

訓于帝其訓凡厥庶民極之敷言是訓是行以近天子

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 曰者箕子傳辭也皇極之敷言蔡氏

謂即上文敷行之言也言人主於皇極之敷言以是為常行以是為訓教則人主之訓即天之訓也斯民以此敷言於是訓而行之則亦可以近天子道德之光華矣謂其賢德可以進用於君然其心悟其行同亦如親而炙之也曰天子作民父母以為天下王蓋於是民始知天子之所以恩育乎我君長乎我者其德大矣六

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平康正直彊弗友

剛克變友柔克沈潛剛克高明柔克 正公平而不偏尚也直如直道而行

之直無所矯拂克治之也友順也世俗平康則正直而已不必偏有所尚彊弗友氣習之剛彊也則以剛治之變友氣習之柔弱也則以柔治之此制之也深沈潛退氣稟之柔也則以剛治之使之有立高尚明爽氣稟之剛也則以柔治之使之不過此化之也正直之用一而剛柔之用四聖人撫世酬物因時制宜大用如此七

稽疑擇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霽曰蒙曰驛曰

克曰貞曰悔

灼龜曰卜揲著曰筮著龜無心吉凶自以類應然而善推占之則存乎人故必擇其

人立為卜人筮人乃可命之卜筮而後龜兆著卦可推也雨水兆霽火兆蒙木兆蓋冒土而出也驛古文作圍金兆謂圓圍絡繹也克土兆蓋勾連相加也或云蒙土兆驛木克金五者皆龜兆古自有其占法而今不傳爾貞悔則筮卦也卦之不變者以內卦為貞外卦為悔傳所謂蠱之貞風也其悔山也卦之變動者以本卦為貞

之卦為悔傳所謂貞屯悔豫是也蓋貞之義正也悔之義改也又說文悔當作晦 凡七卜五占

用二行忒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

卜五雨霽

蒙驛克也占用二貞悔也行推也忒差也非有定體卦有定辭自其有變動之差而天下之至變生焉故善卜筮者推衍其差忒而已必立如是善行忒之人以作卜筮之人凡三人推占則從二人之言蓋衆則公也

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

盡人

謀而後卜筮以決之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從庶民從是之謂大

同身其康彊子孫其逢吉汝則從龜從筮從卿士逆庶

民逆吉

皆從則龜筮在卿士庶民之先重神也龜筮無心之物故其吉凶與天地神明同體卿士

從龜從筮從汝則逆庶民逆吉庶民從龜從筮從汝則

逆卿士逆吉

三從二逆者皆吉然或汝或卿士或庶民各以其一在龜筮之上其要亦以人謀為

主汝則從龜從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內吉作外凶

內外

猶記言內事外事內謂祭祀之事外如征伐之事是也二從三違吉凶如此

龜筮共違于人

用靜吉用作凶

人謀能料其事之可否耳若氣數推移之變有出於意料之表者此則非人謀

所能逆知惟龜筮知之耳故龜筮共違雖人謀皆從而未可為也然箕子以龜先筮又言龜從筮逆而無曰筮從龜逆者龜尤古人所重故禮記大事卜小事筮傳謂筮短龜長亦一意也蓋龜非一成所應久遠筮則應在一時而時日推遷又須更筮故曰筮短龜長然龜則僭信皆應若易之垂訓則惟忠信之事應否則有戒不為

小人謀也故自夫子以來專八庶徵曰雨曰暘曰燠曰

寒曰風

雨於五行水也暘火也燠木寒金四氣皆因風氣而成亦猶四行皆由土而載故風屬土

曰

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庶草蕃廡一極備凶一極無凶

曰傳文也時是也是五者來備無缺也各以其敘無舛也庶草猶言百種蕃廡豐茂也一極備氣過多也一極無氣過少也如雨多則澇雨少則旱是極備與無皆凶也餘徵皆然曰休徵曰肅時雨若

曰又時暘若曰哲時燠若曰謀時寒若曰聖時風若

休徵

謂嘉德之證驗也肅又哲謀聖五事之德也箕子以五事庶徵相感應以見九疇之對義舉一隅言之餘疇皆然時若即所謂五者來備各以其敘也貌恭而肅則敬德潤身人心凝聚故致時雨之順言從而又則號令順

理人心開明故致時暘之順視明而哲則陽明內主故時煥順之聽聰而謀則閉藏默運好謀能斷故時寒順之至於思睿作聖則妙萬物而無迹時風順之此箕子各以其德之氣象所以明類應曰咎徵曰

狂恒雨若曰僭恒暘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

恒風若

咎徵者惡德之證驗也狂縱僭差也豫大傳作蒙注謂緩也急嚴急也蒙昧也大傳作蒙注謂

冒也急恒寒若猶所謂秦亡無燠年蓋嚴迫則常寒應之也所謂恒若者即所謂一極備之凶也此言恒若以見極備之凶而不明極無之凶何也蓋一極備則一極無可知如常雨則無暘常燠則無寒也凡此通上文大約以類配至漢儒則門分戶析指某事致某應其說始拘又增入常陰一條於五事無所配殊不知常陰已在常寒常雨常風之內矣

九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

非箕子之言未備也

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人壽而後能享諸福故壽為首富有廩祿康寧無疾

患攸好德者樂其道也考終命者順受其正也古者上下有辨人非廩祿無自富者故五福不言貴言富則貴可知矣攸好德者自修之事而以此為福何也大抵人生而惡弱昏愚者多矣今其氣稟清明知德義之美而樂之豈非天下之至福也哉使此心昏然所好非德雖富壽安逸祇以荒亡戕賊而已且飽暖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又何足為福哉

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惟

時厥庶民于汝極錫汝保極

子王子曰此五福之傳文也五福之下曰歛時五福

猶庶徵之下曰時五者來備也或疑此章言汝極惟皇作極之語故舊以為皇極之傳今以受之五福之下則章內何以有皇極之說也愚按八疇皆與皇極相關非獨五福一疇也箕子於此舉一隅而發之耳且言為君

者體天治民當以天之所以福民者福之使之仁壽安富知所向方然後可以望其協極使其致死不贍奚暇治禮義所謂汝弗能使有好于而家則時人斯其辜者也此猶大學平天下之傳言興起感發之化而又以絜矩為言是也又況章內曰攸好德曰既富方穀曰錫凡福則為五福之傳無疑其間文義朱子皇極辨詳之

厥庶民無有淫朋人無有比德惟皇作極凡厥庶民有猷有為有守汝則念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皇則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則錫之福時人斯其惟皇之

極此節言人之知所好德而不溺於非德必人君立之標準然民之能好德者與未有德而不為惡者與章面欲為好德者皆當念無虐瑩獨而畏高明此節謂民之受之錫之以福也

有不幸而

榮獨衰弱者有幸而榮富者人主又當扶之抑之

人之有能有為使羞其行而

邦其昌

此章言人之才德當榮富者進而福之亦國之福也

凡厥正人既富方穀

汝弗能使用好于而家時人斯其辜

穀善也此節言人之趨正亦必先有

以養之故錫福于民者當以富為先不然人無所養下流則易為善或難矣

于其無好德汝

雖錫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節又言非好德之人而錫之福終為國家之害而已按五福

雖以好德居四而傳則以好德為重蓋五福本係於天命而人之所可勉者惟好德而已錫福雖係於人主而人主所可錫者亦惟富而已

六極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憂四曰

貧五曰惡六曰弱

凶折者橫死短折者夭死疾者身不康憂者心不寧貧者家不足惡者剛

惡弱者柔惡蔡氏曰五福六極在君則由於極之建惟
不建在人民則由於訓之行不行感應之理微矣

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王食臣無有作福作威王食臣
之有作福作威王食其害于而家凶于而國用人側頗

僻民用僭忒

此五福六極之總傳也五福六極人君體
之以威福其民作福作威所謂嚮用五福

威用六極也王食者下之所以奉上此又人主萬乘之
福也臣而僭之則大夫必害于而家諸侯必凶于而國
有位者用側頗僻而不安其分小民者亦僭忒而踰越
其常則轉而趨於六極矣甚言威福之不可下移而人
臣之不可上僭

以發明一義

○朱子皇極辨曰洛書九數而五居中

洪範九疇而皇極居五故自孔氏傳訓皇極為大中而

諸儒皆祖其說余獨嘗以經之文義語脉求之而有以知其必不然也蓋皇者君之稱也極者至極之義標準之名常在物之中央而四外望之以取正焉者也故以極為在中之準的則可而便訓極為中則不可若北辰之為天極脊棟之為屋極其義皆然而禮所謂民極詩所謂四方之極者於皇極之義為尤近顧今之說者既誤於此而并失於彼是以其說展轉迷繆而終不能以自明也即如舊說姑亦無問其它但即經文而讀皇為

大讀極為中則夫所謂惟大作中大則受之為何等語乎今以余說推之則人君以眇然之身履至尊之位四方輻輳面內而環觀之自東而望者不過此而西也自南而望者不過此而北也此天下之至中也既居天下之至中則必有天下之絕德而後可以立至極之標準故必順五行敬五事以修其身厚八政協五紀以齊其政然後至極之標準卓然有以立乎天下之至中使夫面內而環觀者莫不於是而取則焉語其仁則極天下

之仁而天下之為仁者莫能加也語其孝則極天下之孝而天下之為孝者莫能尚也是則所謂皇極者也由是而權之以三德審之以卜筮驗其休咎於天考其禍福於人如挈裘領豈有一毛之不順哉此洛書之數所以雖始於一終於九而必以五居其中洪範之疇所以雖本於五行究於福極而必以皇極為之主也原於天之所以錫禹雖其茫昧幽眇有不可得而知者然箕子之所以言之而告武王者則已備矣顧其辭之宏深與

雅若有未易言者然嘗試虛心平氣而再三反復焉則亦坦然明白而無一字之可疑但先儒未嘗深求其意而不察乎人君所以修身立道之本是以誤訓皇極為大中又見其詞多為含洪寬大之言因復誤認中為含胡苟且不分善惡之意殊不知極雖居中而非有取乎中之義且中之為義又以其無過不及至精至當而無有毫釐之差亦非如其所指之云也乃以誤認之中為誤訓之極不謹乎至嚴至密之體而務為至寬至廣之

量其弊將使人君不知修身以立政而墮於漢元帝之
優游唐代宗之姑息卒至於是非顛倒賢否貿亂而禍
敗隨之尚何歛福錫民之可望哉嗚呼孔氏則誠誤矣
然迹其本心亦曰姑以隨文解義為口耳佔畢之計而
已不知其禍之至此也而自漢以來迄今千有餘年學
士大夫不為不衆更歷世變不為不多幸而遺經尚存
本文可考其出於人心者又不可得而昧也乃無一人
覺其非是而一言以正之者使其患害流于萬世是則

豈獨孔氏之罪哉予於是竊有感焉作皇極辨○書序
曰武王勝殷殺受以箕子歸作洪範○書洪範大傳曰
武王勝殷繼公子祿父釋箕子囚箕子不忍周之釋走
之朝鮮鄭氏曰誅我君而釋已嫌苟免也武王聞之因以朝鮮封之○

世家曰武王既克殷訪問箕子乃封箕子於朝鮮而不
臣也班固曰玄菟樂浪本箕子所封昔殷道衰箕子去
之朝鮮教其民以禮義田疇織作為民設禁八條相殺
以當時償殺相傷以穀償相盜者男没入為其家奴女

為婢欲自贖者人五十萬雖免為民俗猶羞之嫁娶無所讎是以其民終不相盜無門戶之閉婦人貞信不淫辟其田民飲食以籩豆都邑頗放效吏往往以杯器食郡初取吏於遼東吏見民無閉藏及賈人往者夜則為盜俗稍益薄今於犯禁寔多至六十餘條可貴哉仁賢之化也○後漢書曰昔箕子遭衰殷之運避地朝鮮始其國俗未有聞也及施八條之約使人知禁遂乃邑無淫盜門不夜扃回頑薄之俗就寬略之法行數百千年

故東夷通以柔謹為風異乎三方率皆土著熹飲酒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其後通接商賈從而澆異若箕子之省簡文條而用信義其得聖賢作法之原矣○蘇氏曰箕子之不臣周也而昌為為武王陳洪範也天以是道畀之禹傳至於我不可使自我而絕以武王而不傳則天下無可傳者矣故為箕子者傳道則可仕則不可

是年伯夷叔齊去周死于首陽

古史曰武王伐紂伯夷叔齊乃相與扣馬陳君臣以諫

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

蘇氏曰史記周本紀武王

即位九年上祭于畢為丈王木主載之車中東觀兵孟津十一年遂伐誅紂伯夷傳記伯夷諫武王之言曰父死未葬爰及干戈可謂孝乎進退皆不可據故一取尚書為信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

周而伯夷叔齊恥之隱於首陽義不食周粟採薇而食

之卒以餓死

愚按夷齊之事呂氏春秋史記所載多有不同今據古史為正又史記載采薇之歌

曰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于嗟徂兮命之衰矣辭怨而氣弱絕與孔孟所言夷齊氣象不同外紀取之古史亦不取焉古史考曰夷齊采薇野有婦人曰子義

不食周粟此亦周之草木也於是餓死

十有四年西旅獻獒

書曰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蠻西旅底貢厥獒太保

乃作旅獒用訓于王

克商之後威德遠暢蠻夷來貢也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職方云四夷

八蠻爾雅言九夷六蠻此言夷蠻者四夷之通稱言八九者謂其非一而已西旅西夷之國獒犬也爾雅犬高四尺曰獒說文曰使犬也犬知人心可使者召公以獒非常貢上易啓人主異好下非所以示諸侯常禮故作書以告然召公在武王時未為太保或者史臣之追稱與五峯胡氏以此篇係成王之紀曰嗚呼明

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惟服食器用王

乃昭德之致于異姓之邦無替厥服分寶玉于伯叔之

國時庸展親人不易物惟德其物

謹德乃一書之要古方物方土所生之物

也服食器用無異物之貢也德之致即謹德所感貢方物者也如分陳以肅慎氏之矢寶玉如分魯以夏后氏之璜然魯有封父之繁弱晉有密須之鼓鞞闕之甲故分伯叔非無方物也而以寶玉為重所以示親親分異姓未必無寶玉也而以方物為重所以示服遠五文見義各舉所重而言耳人不易物惟德其物言諸侯不敢忽易其所賜皆以德視物也夫器物之微上以德致亦以德示而下以德視之若葵之為物上下皆非可以為德德盛不狎侮狎侮君子罔以盡人心狎侮小人罔以盡其力不役耳目百度惟貞玩人喪德玩物喪志志以

道寧言以道接

此述謹德之事以戒王也狎玩褻也侮
靳忽也君子小人以位言也德至於威

必無狎玩之失然於此或有不戒則玩狎士大夫是不
以禮使臣也故君子必遠引而無輸忠之意狎侮小人
是不以義使民也故小民必難保而替服役之心此玩
人喪德之病也不役於耳目之好則百為之間皆合於
禮度而無不正矣此玩物喪志之反也夫人主之志不
當以玩物而喪其志當以道而寧其志心苟玩物則役
於耳目之欲而易以失吾心之所守故謂喪志也志以
道寧則明乎義理之正而足以辨天下之是非故又云
言以道接所謂知言也此章極言
不玩物之本而又要其效如此

不作無益害有益功

乃成不貴異物賤用物民乃足犬馬非其土性不畜珍

禽竒獸不育于國不寶遠物則遠人格所寶惟賢則邇

人安

無益凡遊玩之類異物非其土性不可長養所以珍禽奇獸不必育于中國蓋言此非惟啓人之玩

妨人之實又且違物之性也不寶遠物則於己不貪於人不擾故遠人來格貢藝雖其自至然意向之微非所以觀示遠人矣上文因玩物而推明玩人之失所以防其源也此章因寶物之戒而又歸重於寶賢之意所以易其好也太保格心 嗚呼夙夜罔或不勤不矜細行終

累大德為山九仞功虧一簣

矜矜持也八尺曰仞簣盛土之器也召公終謹德之

意言益深切細行一簣雖指受藝而言然凡謹德者自當凜然於此矣

允迪茲生民保厥

居惟乃世王

迪行也言此以終上丈功成民足之意蔡氏曰人主一身實萬化之原苟於理有毫

髮之不盡即遺生民無窮之害而非創業垂統可繼之道矣以武王之聖召公所以警戒之者如此後之人君

可不深思而加念之哉

王有疾

金縢篇曰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

克商之明年也

二公曰我

其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

穆敬也蔡氏謂古者卜大事公

卿百執事皆在誠一和同以聽故名穆卜下丈亦有勿穆卜之丈戚憂煩之意周公言此卻二公之下公

乃自以為功為三壇同墠為壇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
植璧秉珪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冊祝曰惟爾元孫
某遘厲虐疾若爾三王是有丕子之責于天以旦代某

之身子仁若考能多材多藝能事鬼神乃元孫不若旦
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
爾子孫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祇畏嗚呼無墜天之降
寶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今我即命于元龜爾之許我
我其以璧與珪歸俟爾命爾不許我我乃屏璧與珪自

為功獨以為已事也故不於宗廟郊社而為壇築土曰
壇除土曰壇三壇太王王季文王之位也又為壇於三
壇之南而北向則周公所立之位璧以禮神植於神位
珪則公所秉者史卜史也某武王之名也責朱子謂如
責其侍子之責如爾三王為天責其元子來侍則請以
旦代某之身蓋我能承順祖考之意能多材多藝趨奔

役使以事鬼神故也乃元孫則不能趨奔役使而其大德可以敷佑天下故帝命以君天下用能定爾子孫黎民於下地而四方畏之今日毋使遽爾以墜上天昔日所降之重命我先王亦永有依歸矣屏壁與珪謂不復得事神也蓋武王喪則周家必墜雖欲事神不可得曰爾曰我曰許不許迫切之意言不暇文也 乃卜

句三龜一習吉啓籥見書乃并是吉公曰體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茲攸俟能念予一人

古者卜筮必立三人以參考吉凶三龜者三人所卜之龜也習重也三人所告龜兆皆以為吉也啓籥者啓金滕之匱也周家卜筮之書皆藏於金滕之匱卜史掌之以金緘滕重其器也周公啓籥以觀卜兆之書亦又云吉體謂兆象也禮所謂君占體是也以兆體言之王其無害而予小子則新受命于三王惟永終是圖謂代死

也今日所俟惟三王念我王一人而已

公歸乃納冊于金滕之匱中王翼

日乃瘳

公歸謂占畢而返歸其室也於是史乃納冊於金滕之匱周禮占人凡卜筮既畢則繫幣以比

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鄭康成謂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冊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是則金滕之匱周家藏卜筮之常器而終事納冊亦周家占人之常職世俗謂周公始為此匱又納冊其中以為異日自驗之地可謂陋矣

十有九年十有二月王崩

逸周書曰乃歲十二月王崩子誦

踐位周公冢宰正百工

管子曰昔者太王賢王季賢文王賢武王賢武王伐殷

克之七年而崩周公旦輔成王而治天下○竹書紀年

曰武王年五十四

履祥按文王世子篇稱文王謂武王曰我百爾九十
吾與爾三焉文王九十七乃終武王九十三而終前
輩多疑焉夫年之長短命也雖聖人豈能以與其子
哉丑如其言則文王十五而生武王前此已生伯邑
考矣武王八十一而生成王後此又生唐叔虞焉人
情事理所必不然也按文王世子乃合古書數篇為
一篇其篇目尚在每章之首與其終曰文王世子曰
教世子曰周公踐阼曰庶子官曰天子視學曰世子
之記而此章於上下文無所繫此必俗傳之附
會耳今依竹書紀年之年以明戴記之訛雜云

御批資治通鑑綱目前編卷六